

原序

至游子二卷二十五篇不著名氏予初未見其書守銅臺時有以抄本示予者每入史散後間一披讀其言養生之理甚詳蓋網羅羣籍撮其要領而為之者也雖所稱引廣博玄微不易窺究然崇正闢邪標示準的一篇之中往往頗露其梗槩焉世有上器利根要必有味乎其言也伊川程子謂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為學而至於聖人修身而至於神仙以為天下三大難事殆所謂確論竊怪世之學者器根既淺又每以苟且嘗試之心為之忽於躬行而急於責效迨其無得併所素聞者且棄之以為不足信而又加詆譏以是求道即名師日面命之何益矧於紙上之說哉老子有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夫言道而徒使人大笑亦喪天甚矣然則諸真垂訓又安得不微隱其文義以俟能者自悟自修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嗚呼盡之矣予塵緣未斷日碌碌迷中焉可僭談斯理因欲傳是書聊識之與同好者共相省勉云爾嘉靖丙寅春正月江東姚汝稍序

至游子卷上

玄軸篇

心勞神疲與道背馳冥心湛然乃道之無

至游子曰。天之體其高明歟。天之性其玄虛歟。天與我命而秉以爲性矣。必也冲以用之無巧也。無拙也。無智也。無愚也。湛湛乎適於自然之場焉。昔者太原洞長告于方丈先生曰。噫。已入於無爲矣。而其性未能湛湛乎。何哉。曰。爾好樂宮商之聲。以習較之矣。沉伏於斯者耶。大人雖朴焉。物誘於外。五慾六蔽。以疵其潔。無以見於天元。則必濯其垢。而後可也。何以濯之耶。存心者。法水也。於是涤三昧焉。開六蔽焉。去五垢焉。汰其濁而見素矣。夫能皓皓而不汙。莫先於卻事物之見。故知遠察微者。聰明之見也。命之曰伐性之斧。務華於榮者。聲利之見也。命之曰惱性之索。巧言令辭者。利口之見也。命之曰惑性之藥。奇謀詭策者。深機之見也。命之曰敗性之癰。是何也。智深者。僞知識遠者。詐深。夫異我以智者。本爲知道者也。賦我以識者。本爲識性者也。豈其眩於外哉。康伯子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如愚。潘洞見子鍾離子。子鍾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卻見者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敷榮吐華。各喪其真。朝生夕墮。物孰免乎。吾當內自省焉。吾亦物也。於是探其本。集其靈。去有歸無。返於真空。返於真空者。必先除其釁焉。夫灼以華蒸。燬以鏗鏘。滋以膏粱。襲以芬苾。示以好惡。習以嫉妬。役以金玉。悅以爵祿。媚以語言。誣以機謀。斯十釁也。不能除焉。則達性失道矣。赤松子曰。欲去之者。先澄其源。

而後可也。下愚者所稟昧昧焉。上智者為邪所蔽而與之同。何以抉蔀而發晦乎。必捨其暗塞而投於純明之舍焉。太上曰。多知博見。彼以為明。斯乃為暗者也。天與之性。何為而亡乎。道與之體。何為而悴乎。七情之燎熑於五內。真元燼矣。夫能使其情俱為熑而熄焉。則冥冥寂寂。真樂至矣。思真子學而未知達。憇焉泣於瑤池之下。真君謂曰。爾之七情。不為觸而發。則入真慧矣。內心未純。則尚華而亡其純矣。古之至人。以性卻性。以形忘形。性吾有也。不以性蔽性。而入於昏。形吾有也。不以形喪形。而入於華。內而資朴。如槁木焉。故未茂者傷本。枝大者害幹。梵宮靈宇。三千帝之都也。吾身亦有妙庭焉。慧日所燭。玄風所扇。夫何以之懲忿窒慾。忍有所得。慈無所捨。此其端矣。妙素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非性也。託器以入道者也。嗟夫。純無涯者。生死之流也。吾能知夫塵勞之緣。腐真而伐性。吾能絕焉。對松宇以達白日。調瑤琴以戰素月。斯陟於道矣。外思翥道之愆也。紛麗搖乎慮。鏗鏘動乎情。坤牛挽之河車。運之外奔而入。內馳而出。則性斯喪焉。性也者水也。風薄之則亂其清矣。吾視外境。其如芥焉。則含元而登太一矣。精恩子曰。騎言者語之疵也。邪視者鑿之疵也。淫哇者聽之疵也。躁動者。正之疵也。狎侮者議之疵也。作狂者念之疵也。今夫馭氣而游於丹廓者。其孰敢忽此耶。谷莫大乎有見。特識以開萬端。而求於勝也。故意可以測古賢之情。明可以灼聖賢之理。顧有蔽也。莫能闇之。有惑也。莫能引之。異徑以為大路也。行潦以為滄溟也。吾以為慧。而離於慧。益遠矣。可不務去乎。棄聖絕智。屏其良知。進乎不為之宰。義道之本也。高陵子始未聞通其書。滿家

既聞遠破觚折牘。室其視。剗其識。道非無也。性非空也。無則沈乎周象矣。空則委於冥求矣。希聲無聽也。空色無視也。罔象無得也。至虛者有其空。真符者有其有。於是當先固其守焉。夫然後入於正。夫因人而捨。不見法而遠。此有守者也。確然有作。卓然有入。故由有而適於無。從相而至於寂矣。五空八識。不辨乎始終。而入無為者。殆未知無為之為自有與。立我者必自乎無我者也。亹乎塵昧。疏乎物執。執乎我者。害道者也。故物我俱忘而為一。又滅之而入於無之域。豁而遠慧。而通身無相也。心無思也。我性之率。可以致通執之而物不能奪。守之而外不能盜矣。天與之形。物俱有形。道與之性。物俱有性。流形既遠。出性之庭。孰不有守耶。有守小而失大者。有守外而棄內者。有守彼而喪我者。有守偽而背真者。守有通乎。守其我以大者也。固其內以真者也。若不知守焉。則不正焉。不正焉。則不正焉。至其誰能禦之哉。圓淨子曰。白之守玄者歟。太上謂范子曰。五蠹亡矣。七情滅矣。汝知之否。范子曰。非鍊磨者乎。曰。鍊無以守。則其外移矣。磨無以守。則其有傾矣。惟其守已而已。顓蒙之子。非性有殊也。惟其昧而不自覺歟。既其覺也。神安魄定。入幾微矣。皇甫子曰。覺有五。或因其殃而覺歟。或因其疾而覺歟。或因其難而覺歟。或因其蒙而覺歟。或因其達而覺歟。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散。是以其源不澄焉。六慾以津之。三毒以盪之。散源者流也。亂性者情也。嗜慾者風波也。紛華逐欲而生。純實從物而死。性之質凋而不朴矣。性之靈清而不明矣。根不寧而蒂不固矣。甚乎。一景獨守其源。衆流昭徹而澄矣。我性之肇。亦與人同焉。所受之純全而不劇。所葆之粹和而不輒。中有圓者。其性也歟。

達而不窮融而不凝窮則為藏凝則為止。未能明達洞徹者。粹美以挺內。和會以塞外。熙然如春。無方如神。不散其陽。不係於物。斯圓之效歟。故得其性也。靜以止之。而不知其運。虛以極之。而不知其反。其猶獨陰之寂。而不入其真耶。王惠子曰。六慾生而真靈缺。豈能圓乎。三毒興而冲和喪。豈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閑至矣。物之性未嘗殊也。小大所圓皆同焉。好惡所受皆均焉。從其大小。由其好惡。則迷其本。遠其宗。棄其源。失其祖矣。自執其性。驚於六塵。舍於三彭。惟抉其昧。剖其愚。以明為宗。以清為性。識陰陽之所固。而同乎冲虛天元之性。則廓然之所宗矣。消穢子曰。得一而清。越乎羣宰之上。與化同游。與性同契者。適乎至真之祖者也。亦松子曰。三明宅於中。六鑿鑄其外。吾不登乎異歧矣。巫硃之子。以譽為宗。而獲鬼隨焉。西波之子。以因求其祖。而得巫報焉。所見不可不慎矣。無法之中。有範焉。有圍焉。空以道範之。虛以化圍之。空非彼所謂之空也。虛非彼所謂之虛也。不空其思。不忍其空。斯可謂達也已矣。夫以管寧水煮猶术諸空者歟。吾知所以裨補之。斯復其真性矣。誠以無為無。則何以語道之大乎。真修者緣類而應也。無所入。無所捨。而靈心見於外。於是真冲挺秀。奧理特達。天縱不駁。入於慧焉。鍾離子曰。其識通明。其名曰慧。其靈盈固。其名曰圓。得寂者。亡乎寂者也。其善忘也歟。至幽至虛。可登乎亡矣。其心如溝穠焉。物不能招矣。則入冥不窺。入恍不惚。寥寥乎有見。默默乎有聞。不見為見。不聞為聞。然後有見聞之實。不晦乎。蓋嘗入乎冥冥。守乎寥寥。入寂之中。而得寂之應者也。九變之上。不可名也。四游之前。不可形也。能復於斯。其惟無而已。以有為有。其失也。實以無為無。其失

也。虛無之有者真有也。無之無者真無也。淵靜之淵淵而又淵洞玄之玄玄而又玄。茲猶其粗也。夫見乎無無者斯至乎道矣。其太素之始哉。鍾離子曰。無中以求無孰知之耶。天粹而雜者。有以駁之矣。靈源而濁者。有以撓之矣。惟曠兮若谷。應受不留。澹兮若海。源委不已。無詭於遁。無戕其性。浩乎守其真。寂乎襲其氣。精神會通。成於不化矣。何以知其然也。實者虛之應也。虛者實之乘也。相為之用。則各歸於初。莫測其變焉。夫玄覽者可以滌吾之性。而不空則殆。殆多知空而不思則悶。守也。周子無其不亦達乎性命者歟。是道也。道之全性之極也。

五化篇

萬物芸芸。其變不窮。能以道化虛明則通。

譚子曰。至道有五化焉。孰為道化乎。夫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此道之要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此道之用也。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乙。放之為太清。老楓化為羽人。朽木化為蝴蝶。自無情之有情也。賢文化為堅石。山蛇化為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也。射似虎者。見虎不見其石。斬暴蛟者。見蛟不見其水。是知萬物可以處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空中之塵。若飛雲。而目未嘗見也。穴中之蟻。若牛闔。而耳未嘗聞也。况非見聞者乎。太虛者一虛也。太神者一神也。太氣者一氣也。太形者一形也。命之則一。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者也。稚子弄

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噫。化其無窮者哉。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也。其異者形也。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矣。孰為術化乎。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母也。氣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何有不至乎。蕩穢者必召五方之氣。伏虺者必役五方之精。召之於外。守之於內。用之於外。無所不可也。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天地。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象。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序。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矣。命可以治矣。天地可以返覆矣。至淫者化為女。至暴者化為虎。樂者其形和也。喜者其形逸也。怒者其形剛也。憂者其形憂也。斯亦變化之道也。燭蟠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溼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陰陽相搏。則芝菌不根而生也。燥溼相育。則蟠螭不母而生也。人體陰陽而根之。效燥溼而母之。無不濟者何也。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也。潤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大人盡靈旗。夜錄神芝。覺思所不思。可以冬御風而不寒。夏御火而不熱矣。孰為德化乎。天下賢愚。營營然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鶴。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

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孰為仁化乎。海魚有吐墨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墨而得之。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君子能罪已。斯能罪人。不報怨。斯能報人。赦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患而求報者。人不報之。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害。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太古之道也。孰為食化乎。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者食也。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有所享也。虎狼不過嗜肉。蛟龍不過嗜血。人則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矣。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責其緩也。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免或觀其生也。孰為儉化乎。水火者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致於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者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欲救之術。莫過乎儉。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養富。儉於公可以養貴。儉於門閨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衡可以無叛亂。儉於嬪嬌可以養壽命。儉於心則可以生死。是謂萬物之化柄也。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喜。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舉生用一器而無缺者。有十年而一裘不弊者。斯人也可以即清靜之道矣。

卷之三

坐忘篇上

寶書之笈三編具存吾得其要澄神契真

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帥也靜而生慧矣動則生昏矣。學道之初在於收心離境入於虛無則合於道焉。若夫執心住空亦非所謂無所也。住於有所則心勞而氣廢。疾以之生矣。大聞毀譽喜惡以其心受受則心滿滿則道無所居矣。有聞如不聞焉。有見如不見焉。毀譽善惡不入於心。其名曰虛心虛則安。心安則道自來矣。心者譬夫目焉。纖毫入目則未有能安者也。牛馬豕畜也。縱之不收則悍戾難馭。鷹鷄野鳥也。一為繫絆則自然調熟。吾之心亦猶是歟。然法之妙用在乎能行不在乎能言。大能在物不染處事不亂斯大道之妙乎。世或以道為難進是不知貝錦始於素絲冲天之鶴資於穀食敵日之鵠起於臺末者也。事非常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弊於形神。今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况棄道德忽性命而從不要以自伐乎。夫撓亂吾身者則寇盜也。吾能禦之。正心則勇士也。因智觀察則利兵也。外累悉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吾不為此觀是猶遇敵棄甲而逃反受其咎矣是以定者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舉事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何謂也。宇者心也。天光者慧也。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也。慧者本吾之性也。由貪愛濁亂散迷而不知吾能潔雪則復歸於純靜矣。神性虛融體天應變形與道同則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臨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已出入無間矣。然虛無之道有淺深焉。深則兼被於形淺則唯及真心。被形者

神也。及心者慧覺也。慧覺者身不免於謝焉。何也？慧者心照也。多用則其體勞矣。初得其慧，則悅而多辨。斯神氣漏而為尸解者也。故大人者含光藏輝，凝神歸寶。神與道合，身心與道同。於是六根洞達焉，身也無時而不存。心也無法而不通。故曰山之有玉，則草木不凋矣。人之懷道，則形體永固矣。於是其妙也。有坐忘之樞焉。修道成真者必先去乎邪僻之行。外事不干於心。端坐內觀，念起則滅之。雖然，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惟凝虛心。不凝有心。欲行此者當受三戒。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簡緣者擇要去煩也。經曰少則得，多則惑矣。無欲者斷貪求也。經曰常無欲，則能觀其妙矣。定心者止息游浪也。經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其斯之謂歟。故虛心無欲，非求於道，而道自歸之。其要在乎涉事處喧，皆作意以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束心太急，則為病為狂。心若不動，復須任之使寬急得其所。常自調適，制而勿著。放而不動，是為真定者也。既如是亦不可恃其定也。而求多事，求就喧當，使如水鏡之鑒物，隨物現形，而後可也。定中求慧，則傷於定。定則無慧矣。定非求慧，而慧自生者也。得道者於是心有五時。身有七候。是為淺深之叙焉。五時何也？其動多其靜少者一也。動靜各半焉者二也。其靜多其動少者三也。無事則靜，觸則動者四也。與道冥合，觸亦不動者五也。七候何也？舉動順時，容色和者一也。宿疾盡除，身心輕爽者二也。填補天傷，還年復命者三也。延數萬歲，名為僊人者四也。鍊形為氣，名為真人者五也。鍊氣成神，名為神人者六也。鍊神合道，名為至人者七也。

坐忘篇中

天隱子曰。人之生也。秉乎靈氣。精明悟通。學無凝滯。則謂之神焉。宅神於內。遠照於外。則謂之
儂焉。靈氣者。其不可為世俗所論折而後可也。曰喜曰怒曰愛曰欲曰惡。七者情之邪也。曰風曰寒曰暑曰溼曰饑曰飽曰勞曰逸。八者氣之邪也。去邪則近於儂矣。簡易者。天地
之道也。天者在吾首之上。地者在吾足之下。吾則見之。故曰簡易者。神儂之德也。夫學道者。言
涉高說。而執迷無所歸本。非吾學也。故學氣者。反為氣所病者有矣。學儂者。反為儂所迷者有
矣。然學道者亦須漸而進之。蓋有五門焉。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
齋戒者何也。潔身虛心者也。齋者潔靜也。戒者節約也。饑即食。食勿飽。所謂調中者也。物未成
者勿食。腐敗閉氣者勿食。五味太多者勿食。勿久坐。勿久立。勿久勞。勿久逸。左右手常摩。至於
溫熱。熨其皮膚。以去冷氣。所謂暢外者也。於是形堅則氣至矣。安處者何也。南向而坐。東首而
寢。居之屋廬。必得陰陽適中焉。高則陽政。而明多。明多則傷於魄。陰也。卑則陰盛。而闇多。闇
多則傷於魂。魂陽也。有所傷。則疾斯生焉。又况夫天地之氣乎。有亢陽之切肌。有淫陰之侵體。
可不慎哉。故吾之室。四旁皆總戶焉。風起則闔之。風息則開之。前必箔。後必屏。太明則垂箔。以
和其內映焉。太闇則卷箔以通其外曜焉。內以安吾心。外以安吾目。心目安則身安矣。然則彼
縱情多慮。其不能安其内外也。可知矣。存想者何也。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想我之身也。夫何
以能然乎。閉目則自見其目。收心則自見其心。心目皆不離於身。不傷於神。此其漸也。凡人終
日而視他人。則心亦外走矣。終日而接他事。則目亦外瞻矣。營營浮光。未嘗復始。安得不疾且

天耶。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成性。是為衆妙之門也。坐忘者何也？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不行其馳，非忘之義乎？不行者心不動也不見者形俱泯也。或者曰：心不動有道乎？天隱子默而不對。或者曰：形泯有道乎？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曰：道在我矣。神解者何也？齋戒者信解也。無信心則不能解矣。安處者定解也。無定心則不能解矣。存想者閒解也。無閒心則不能解矣。坐忘者慧解也。無慧心則不能解矣。四者通乎神，斯為神解者焉。神者兼三才，則謂之易。齊萬物，則謂之道。本一性，則謂之真。一。天隱子曰：生於易中，死於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乎？邪由一性，真由一性乎？吾皆以神解之，在人也在地也在水也。皆為僊矣。變而通之，是曰神僊。正一先生讀其書悟曰：吾則異於是。吾之簡易者，無為而無不為也。吾之漸者，守性正命，日增一日。漸之道也。齋戒之類，兼修之可也。

坐忘篇下

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論三焉。莫善乎正一先生司馬子微。曰：吾近見道士趙堅，造坐忘論七篇，其事廣。其文繁。其意簡。其詞辨。讀之者思其章句，記其次序，可謂坐馳。非吾所謂坐忘也。吾聞之先師曰：坐忘者長生之基也。故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於氣。舍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斯謂之得道者矣。夫真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契真。莊子曰：宇奉定者，發乎天光；宇者，心也。天光者，慧照也。先定其心，則慧照內發。照見萬境虛忘，而融心於寂寥。是之謂坐忘焉。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非無此身也。體合大遙，不徇乎榮貴，不求乎苟進，恬然無欲忘。

此有待之身者也。夫長生者，神與形俱全者也。是以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形器者性之府也。形器敗則性無所存矣。養神不養形，猶毀宅而露居者歟。或曰：人之壽終心識苟正，則神超於真境。正一先生曰：非至正之言也。夫高識之賢，自謂彼我忘矣，是非泯矣。然見不善則顰，見善則笑。猶為喜惡所惑。况其終也，昏耄及焉。吾未見不為衆邪所誘者也。故有有識化無識者，秦女之化石是也。有人識化姦識者，黃氏之化蠶是也。由是觀之心識者為陰陽所陶鑄，安能自定哉？所以貴乎形神俱全者，蓋以此也。令有知榮貴為虛妄，了死生為一貫，至其臨終，則求醫祈鬼何也？未知乎坐忘者也。忘者忘萬境也。先之以了諸妄，次之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空然無基觸之不動，慧心生矣。猶未免於陰陽之陶鑄也。必藉夫金丹以羽化，入於無形，出乎化機之堯，然後陰陽為我所制矣。

集要篇

古先至人立言如林，以道博觀，則鉤其深。

晁文元公曰：吾觀夫浮世，其乃生老病死之鄉歟？憂悲苦惱之窟歟？惟定明者，內覺其身心空外，覺其萬物空。於是諸相既破，無可執，無可爭矣。諸有者，夢幻也。夢中而人狎之，且曰：夢中搏必無傷也。豈非在夢知夢乎？吾嘗坐玉堂，見饔人汲水。吾觀空純熟，目無全人。觀汲水者，惟一塊之空。自西而東，豈非在幻知幻乎？故曰：本無一物，隨所視而起異端焉。學道者必先止念。念起則知，知如川之泄，管土塞之。襄陵之勢可絕矣。如火之爇，杯水沃之，燎原之勢可滅矣。故不畏

念起惟是覺之遲也。覺速止迷。此其妙用者歟。吾嘗謂心息相依。息調心淨。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此最道之樞要也。裴休曰。天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緣慮空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法起而復滅。然水之性未嘗不存也。千燈明而又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者乎。氣動而清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者。地之象也。智圓而明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則自然見吾神靈之妙用矣。三象既明。而六審不可不知也。試書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於是可入道之淺深矣。吾嘗自警曰。了知起滅意。決定死生根。不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夫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用對治。三策次第而用之。莊子坐忘。達摩壁觀。始學者不能知也。而乃入於放曠。豈其旨哉。吾嘗端坐念實相。而見龕王跏趺之像。且怖矣。深入道者。端坐不傾動者乎。

碎金篇

漆園之茲。竺乾之空。均乎正心。與儒同功。

晁文元公曰。教豈有異哉。吾嘗責三道為一焉。夫儒家者以正心為要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竺乾氏以復性為要。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吾始讀南華之書。因齊物之理。而得一法。目之曰逍遙大同觀。而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而無一物可齊。由是知其深淺矣。施肩吾既聞道。而著三住銘曰。心常御氣。氣與神合。竺乾氏

為圓覺之說曰。心息相依。息調心淨。吾觀其理殊塗同歸。天下有三樂。儒家者流曰。顏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道家者流曰。莊氏子栖遲一丘。天下不易其樂。竺乾氏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三者自外及內。由淺至深者也。幼意諸病。吾以理攻之可也。已往吾勿追思。未來吾勿迎想。或曰。修行何以驗乎。曰。置白黑二棋。一念善投白者。一念惡投黑者。一至夜較之。即知增減。文元公曰。迂矣。吾則於晝夜四威儀中。不計情境。惟量其力。常習靜念而已。受辱而畏其勢。忍之者不可謂之忍也。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是真忍也。易曰。損曰懲忿窒慾。吾用之以為戒。易之繫辭曰。寂然不動。吾用之以為定。精義入神。以致用。吾用之以為慧。或問。閒居何樂乎。曰。暢太和之氣。適悅天真之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蒙莊高情。師友造化。竺乾妙旨。澡鍊神明。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外護其身。如惜千金。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破焉。心靜則清。清而後明。明則照物。物無遁形矣。至人觀之。得為心印者也。唐人有養鸚鵡者。能誦經。常不言不動。或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通。及其死。焚之。有舍利焉。故知得道者皆自燕寂中入者也。文元公曰。吾既耄也。彌覺聰警耳。有自然之音。如樂中簧。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吾謂之三妙音焉。一曰幽泉漱玉。二曰金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容成篇

執為陰丹。試其矯謬。闢其內荒。其路豁如。

至游子曰。吾嘗得崔公入藥鏡之書。言御女之戰。客主恍惚。則同識不同意。同邪不同積。同爻不同體。同體不同爻。是為對境不動者也。夫能內外神交而體不動。得性之道也。動則神去。性衰矣。不染不著。則留其元物。使氣定神住。和合成形。入於中宮。燐去其陰。而存其陽焉。紅雪者。血海之真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於子宮。其為陽氣出則為血。若龜入時。俟其運出而精動。則龜轉其頸。閉氣飲之。而用搐引焉。氣定神合。則氣入於關。以轍蠶河車挽之。升於崑崙。朝於金闕。入於丹田。而復成丹矣。至游子聞而大叱曰。崔公果為是言哉。吾聞之古先至人未嘗有也。昔張道陵黃赤之道。混氣之法。蓋為施化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也。然及陵之變舉。則亦不復為此矣。清靈真人曰。吾見行此而死者也。未見其生者也。夫存心色觀而行上道。是所謂抱玉赴火。金棺葬犬者也。紫微夫人曰。為黃晝赤界者。適足鳴三官之競。致考罰爾。真人之偶景者。在於二景而已。非為夫婦之迹也。夫黃赤存於中。其可以見真人靈人乎。魏伯陽曰。剗肉以內於腹。不可以成胎。則外物不可以為丹也。明矣。是知學道以清淨為宗。內觀為本者也。於是深根固蒂。使純氣堅守。神不外馳。至於坎離交際。而大藥可成矣。喜乎莊子之論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以御女而獲仙者也。惟東漢冷壽光自言行是法。幾百四五十歲。鬢髮盡白。而肌理壯盛。然卒不免於死也。世所謂善御女而得其效者。宜無踰壽光。壽光且死。則是道也。惡足以語長生久視之理也哉。彼方士以採戰之方。以惑學士大夫。耀其言之不足取信也。則竊古先至人以名其書。故稱西華二十有四篇。則曰鍾離雲房所作也。西

江月十有八篇。則曰張平叔所作也。指女子為偃月蠶。以童男女為真鉛汞。取穢濁為刀圭。肆情極欲。一旦溘然而逝。其名曰桶底脫。至游子曰。崔公之道。昔呂洞賓得之。以為心地益明。則崔公不宜為此疵而不酷者也。其亦方士所託而行者歟。或問曰。無漏果位者。當豐其源而嗇其出。故蓮花不生高地平原而生於淤泥。何謂也。至游子曰。道家者流有八漏。竺乾之法有諸。有漏。豈爾所謂漏者乎。司馬子微曰。志之漏也。形趨於后土。念之漏也。神趨於鬼鄉。吾所謂無漏者。無此漏也。豐入嗇出。養氣則然矣。達磨之胎息是也。淤泥之蓮易壞者也。未若松柏產於岡陵而不彫者也。吾亦有蓮焉。蓋嘗發於烈火之中矣。或者聞其說而疑以問。至游子曰。容成子務成子天老太一。與夫堯舜成湯盤庚。各有陰導之書。黃帝三王復有養陽之方。漢氏祕於廣內之藏。著於神仙之錄。則其由來尚矣。子惡得以為無哉。至游子曰。吾非謂之無也。蓋所謂非儂者之務。且聞之劉向班固之徒。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焉。樂而有節。則和而壽考。迷而弗顧。則生疾而殞命。由是觀之。信乎非儂者之務也。

陰符篇

黃帝之經。藏於神嵩。李筌得之。發世之蒙。

李筌得黃帝陰符之經。於神嵩之山。而未知其止也。其後遇驪山姥而問焉。姥曰。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玄元杳冥。妙於無名者也。太初者。胚胎混沌者也。太始者。洞虛無